



# 大芦塘行记

□ 来耀勇

我生于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——一个坐落于祁连山东段余脉米家山北麓的小村子。生活于此，我对大芦塘这片境域，总怀有似曾相识的亲切，又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疏离。每次归来，步履匆匆，还未及细品这片土地的芬芳，便又转身离去。直至今年的夏天，当我再次踏上这片文明辉耀、古韵绵延的土地，内心竟被一种深沉的喜悦所充盈。

芦阳镇，位于景泰县东部，东临黄河，西环县城，史韵流长，古镇凝粹，是丝绸之路北线甘肃境内黄河西岸一个重镇。而大芦塘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，则是芦阳之古称，传说因这一带塘水盈盈、芦草茂盛而得名。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(公元1599年)创建大小芦塘城到1933年被芦阳所取代，大芦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足迹。

历经十多个小时的走走停停，这片土地对于生命的意义，我在追寻中愈发清晰。从吊沟古城——那曾经戍旗猎猎，战鼓震天的兵家要地，到黄河岸畔孤寂萧索的石垒烽燧，再向南穿越荒草荆

棘，抵达“碾轱辘洼”“涝坝圈”“沈家庄”“周家窑”等散落于茫茫原野的步初农舍。水声与山色交织，光伏电站静立于野，与山川沉默对望，仿佛自然与文明在此达成一种庄重的默契。

自北向南，自西向东，我行走至水云深处，坐看山间余晖，岩阿叠影。米家山东麓的“付家峁”“羊洼圈”，丘陵起伏，山风嶙峋，滩地洪积；松柏在“炭沟湾”的风中静默伫立，险峻与秀美并存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天然画卷。

这片宁静而峥嵘的大地，幽微如诗，气象万千。我拖着疲惫的双腿，却不愿闭目小憩，生怕错过一抹转瞬的晚霞，或一片流变的云彩。只想多看一眼翱翔的鹰，再看一眼低飞的呱呱鸡——仿佛无意间闯入一片神性的邱隅与“绿杉野屋”。这突如其来的永恒之美，以璀璨的一瞬将我彻底俘获。

这是一片热烈而孤独的土地。人们在这千万年前隆起的黄土高原过渡带上，辛勤劳作，纵情歌唱，热烈相爱，寂静老去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《蒹葭》般的歌声，如蝴蝶翩跹，如花朵绽放，恒久在这片土地上荡漾。

在“水沟湿地公园”蜿蜒的边墙遗址，我望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英姿——白马长枪，栩栩如生；也看见兵燹曾肆虐这片土地的痕迹。然而，那刀光剑影终在时光中化为历史的烟尘。

石卧池塘，牛嚼闲峦，野兔穿草，白鹭点水。农人在麦浪间俯身，青蛙划开碧波，蜻蜓舞动薄翼。万物各得其所，互不侵扰，却又彼此呼应。这夏日的池塘、农田、森林与河流，默默沉淀一切喧嚣，最终化为深邃，归于寂静。

翌日，朝阳如期照亮新的旅程。在“双龙寺”，两株古松已然相对沐风数百年，还有那“玉宇无尘，银河泻影”的琼楼依旧。斑驳的院门，青苔漫漶的砖石，仿佛传来遥远时光的钟声。万物皆在褪色、老去，唯有生命——这天地间繁茂的枝叶依旧葳蕤。

鸟儿栖于槐枝，凝望深空片刻，便倏然远逝。街道人群散去，风中的杏树静孕孕育果实，那果实中记录的，不仅是风雨，还有载歌载舞、祈愿风调雨顺的一张张面容。

在车木峡——那片如依附于黄河岸边的绿叶般的村落，我凝望山谷中

激流奔涌，一路东去不复回。黄河在此迂回冲出红山峡，涌入五佛平原，沿岸孕育出富饶的鱼米之乡，最终蜿蜒而去，注入渤海。望见这不息的黄河，仿佛看见自己生命的轨迹——如一颗种子偶然落于米家山北麓，在乡野间生长，追寻人生之目标，终抵远方。

黄河，这条流淌九省区的大河，血液中散发着我所眷恋的气息。它滋养景泰川的荒漠、河套的沃野与乌拉特的草原，让沙漠也能变绿洲。这浩荡湍流，穿越时光，在辽阔的大地上浩浩汤汤前行，留下文明的足迹。千载之间，沧海桑田，“索桥古渡”的石碑只余神秘符号。然而，那见证一切的母亲河，却依然奔涌向前，生生不息。

牛羊下山，余晖掩映足迹。大芦塘的辉煌与后人的承续，令我深深动容。

我来到这片蕴藏蓬勃生命力也容纳人间沧桑的土地，或许是为了寻一席之地，踟蹰增华，看清生命如星辰映照大地般的珍贵。这生命，不仅属于人类，也属于所有飞潜动植——一切存于世间的生灵，共同构成这蓝天之下、绿水青山之畔的诗与远方。

## 椰风海韵

□ 曹剑南

在海南三亚，要寻找一个最能浓缩热带海岛灵气又让人魂牵梦萦的去处，这便是椰梦长廊了。

椰梦长廊不像那些需要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方可探寻的秘境，只要来到三亚湾，你就会不经意间与她撞个满怀。多少年来，她就这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沿着三亚湾，铺展开二十余里的南国风情画卷：一边，是碧波万顷的南海，潮声如梦；另一边，是海南环岛旅游公路，车流如织。而这条绵长的绿色长廊，便成了海与城之间一道温柔的缓冲带，既是人们悠闲漫步的乐园，也是这座城市最生动、最富代表性的风景。

这画卷的灵魂之笔，自然是那随处可见又各具一格的椰子树了。在这里，它们成了被海风与阳光赋予了性灵的舞者，修长的羽叶在风中翻飞，宛若少女挥舞着双手，向远方的客人发出真诚的邀请。而每走一段路，总有那么几株椰子树，像伟岸的哨兵，躯干笔直，直插蓝天，带着几分孤傲，守护着天光云影。最惹人怜爱的，是那弯出一段优美弧线的椰子树，把整个身子倾向海的碧波，用全部力气触摸天的蔚蓝，那倾而不倒的造型和向上生长的意志，给人无穷的遐想和启迪。这里的椰子树，各有各的风姿，各有各的造型，每一棵都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，诉说着与风、与光、与海的缠绵絮语。

走累了，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，我静静地看，倾心地听。那风，穿过千万片羽状椰叶的缝隙，声音是极轻柔的“飒飒”音，像是情人的絮语，又像是远海的潮声被筛成了细细的丝缕，悠悠地送到耳边来。这声音里，有一股椰子的甘醇，海水的微咸，甚至是热带花草的浓烈，它们混在一起，被阳光烘焙得暖洋洋的，成了一种能让人骨子里都松弛下来的气息。我想，这便是“椰风”了，它看得见，听得到，更嗅得到，无孔不入地包裹着你，让你也成了这梦境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若只有椰树，这梦便少了声响，缺了韵律。海，才是椰梦长廊不息的灵魂。你细听：一边是椰叶飒飒，如情人低语；一边是海涛声声，似远古的回响。它们一唱一和，仿佛有说不尽的悄悄话。那微风推着细浪，一波，又一波，不疾不徐地漫上沙滩，在岸边化作一片雪白的泡沫，又恋恋不舍地退去。这景象，亘古如斯，像海对岸传递着永不疲倦的思念，织就了一幅动情的、永恒的画卷。天晴时，蔚蓝的海静静地，阳光洒在上面，碎成万千片跳跃的金鳞。那“海韵”，此刻便是一种悠长而平缓的呼吸，在微微荡漾中，演奏出一支永恒的、舒缓的摇篮曲。这椰的风韵与海的韵律，一高一低，一近一远，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

而这自然画卷里，最鲜活灵动的色彩，是人。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

合，天南海北的游人与本地居民，成了这里真正的主宰。清晨，是跑步、练拳的身影，迎着海风吐纳；傍晚，则成了歌舞与音乐的海洋。有随着乐曲翩然起舞的阿姨，也有弹着吉他吹着萨克斯精心伴奏的大叔，还有那奔跑嬉戏、笑靥如花的孩童，大家用歌声、乐声、笑声把椰梦长廊演绎成一个人生的舞台、欢乐的海洋。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贫穷富有，也不管你是失意还是得志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到椰梦长廊，她都一如既往地欢迎你，接纳你，包容你，用一样轻柔的椰风，一样舒缓的海海抚慰你，治愈你，让你在这里卸下一身疲惫，忘却一切忧伤，将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，编织进椰梦长廊的故事里，让它变成了人生欢愉的美好记忆。

于我而言，椰树是众木之中最令我倾心的。它没有过多的枝蔓，一心向着天空与海洋生长，疏朗而飘逸，恣肆而多情。于我而言，大海是众水之中最让我魂牵梦绕的。他的澎湃，能重塑一切；他的博大，能容纳一切。

来三亚的机会不多，但每一次，漫步在这长长的椰风海韵梦境里，看椰树婆娑起舞，听海涛轻轻歌唱，让身心彻底沉醉于这一襟椰风、满眼海韵之中，实在是人生一种不可多得又妙不可言的享受，如梦如幻。

这梦，是绿色的，也是蓝色的；这梦，是闲适的，也是永恒的。

## 吐鲁沟行记

□ 吴玉琴

兰州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，静静地隐匿在永登县连城镇。

仲秋入园，移步换景。山泉涓涓，长风簌簌，抬望眼，天青林黛山峭，树梢和山尖上走着轻纱般的雾，神秘而迷人。小路蜿蜒如通往天界的丝带，引领着我们探寻未知的风景。

山林茂密，百草簇生，山鸟鸣嚶。沿着小路盘旋，乍见“天窗眼”遥遥对望，满目壮美。高耸的山峰如巨大的羽扇，在浅灰色的天幕中孑然傲立，峭壁上，一个天然的窗洞悬浮于奶白色的雾气中，像大山睁开的一只眼，又似一扇窗。云雾缭绕中，山的坚硬与浑厚若隐若现，而那一方“天窗眼”，却任柔软的流云与天光慵懒地氤氲，山因“眼”而灵动，“眼”因山而旖旎。

前行约五百米，两座高耸对峙的山峰骤然映入眼帘。似被天神以巨力劈开，又如无形大手推开的巍峨天门，这便是“通天门”了。两侧百丈石壁如经鬼斧神工打磨，光滑齐整得近乎刀削，一道狭窄的峽径深嵌其中，大有一夫当关之势。那扑面的压迫感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更在心底激起对自然伟力的震撼。指尖轻触山体边缘处，它灰褐的肌肤冰凉、锋利，细长棱角中似有蓬勃的生命涌动。

绕过通天门，四座巨峰威严矗立。不远处的石崖下，“藏龙洞”幽深难测，水声潺潺，如龙低吟。小路右侧，“卧虎石”虎视眈眈，身形俯卧，灼灼地窥探着对面龙潭，一场“龙虎斗”仿佛一触即发。立于藏龙洞与卧虎石之间抬头仰望，峭壁将苍穹裁剪成

一弯清瘦的新月。雾气在月牙间慢慢流淌，轻柔而舒缓。此处便是“藏龙卧虎半月天”。一藏一卧一勾弯月，是天地大美不言的沉静，是光与影的妙笔留白。

阵阵风啸中，我们的车子盘旋攀升。树树皆秋色的红桦林、棱角分明的石崖、翻卷流动的雾色，都让人沉醉不已。冷不丁，茕茕独立的“梦笔生花”撞入眼帘。一巨石如宝塔拔地而起，直插云端，峰顶天然生有一树，宛如石峰开出一朵灵花。雾气成缕、成团，在笔锋间缠绕、流连、聚散。时而将笔身完全吞没，只留下一个若有若无的剪影；时而又悄然散开，将那“生花”的妙处清晰地托出，惊鸿一瞥，旋即又被另一袭白纱遮掩。这支笔，就在“隐”与“现”之间，与天地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。

沿小路继续盘旋而上，视野豁然开朗。草浪翻涌，红桦如秋。远山间的风吹来凉意，林海荡起橙黄橘绿，犹如波彩般倾覆而来，淋落一山秋意。大片大片的雾，悠然游离在草原上空，不时地变换形状，辽远阔大，厚薄明暗，变幻无穷。

再往上走，雾气浓得模糊了视线，我们原路返回。下山路上，才发现遗漏了“石壁泻珠”等诸多景致。大家说，留点念想，下次再来品。此行匆匆，但我已迫不及待想拾景入文。打开记事本，想起那句：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，山水是地上之文章”。怎样生动传神的文字，才能描摹出山长水阔、万千气象呢？

## 哈达铺的药香

□ 李宏忠

白杨树的叶子染黄天空  
风，秋天的风  
凉意拍打每一滴露水

菰芪躬摇曳  
等待，春暖花开  
当归，散落每一寸土地  
在太阳的炙烤下  
把自己写得更浓烈  
党参，洁白的身躯  
柴胡，凋零的黄花

山梁上  
一大片一大片  
承载药香的土地上  
一张张幸福的笑容

## 距离

□ 虎发仁

忘却一个季节的等待  
再一次佝偻着身子  
去亲吻  
金灿灿的大地

磨刀石和你一样  
弓下身去  
同时躬下身的，还有父亲母亲  
和那些在大地穿行的身躯  
他们知道，秋天  
是收获的季节  
一切都在向大地  
注目，行礼

唯有这样的姿势  
才能收拢四季  
任其与大地  
保持  
最亲密的距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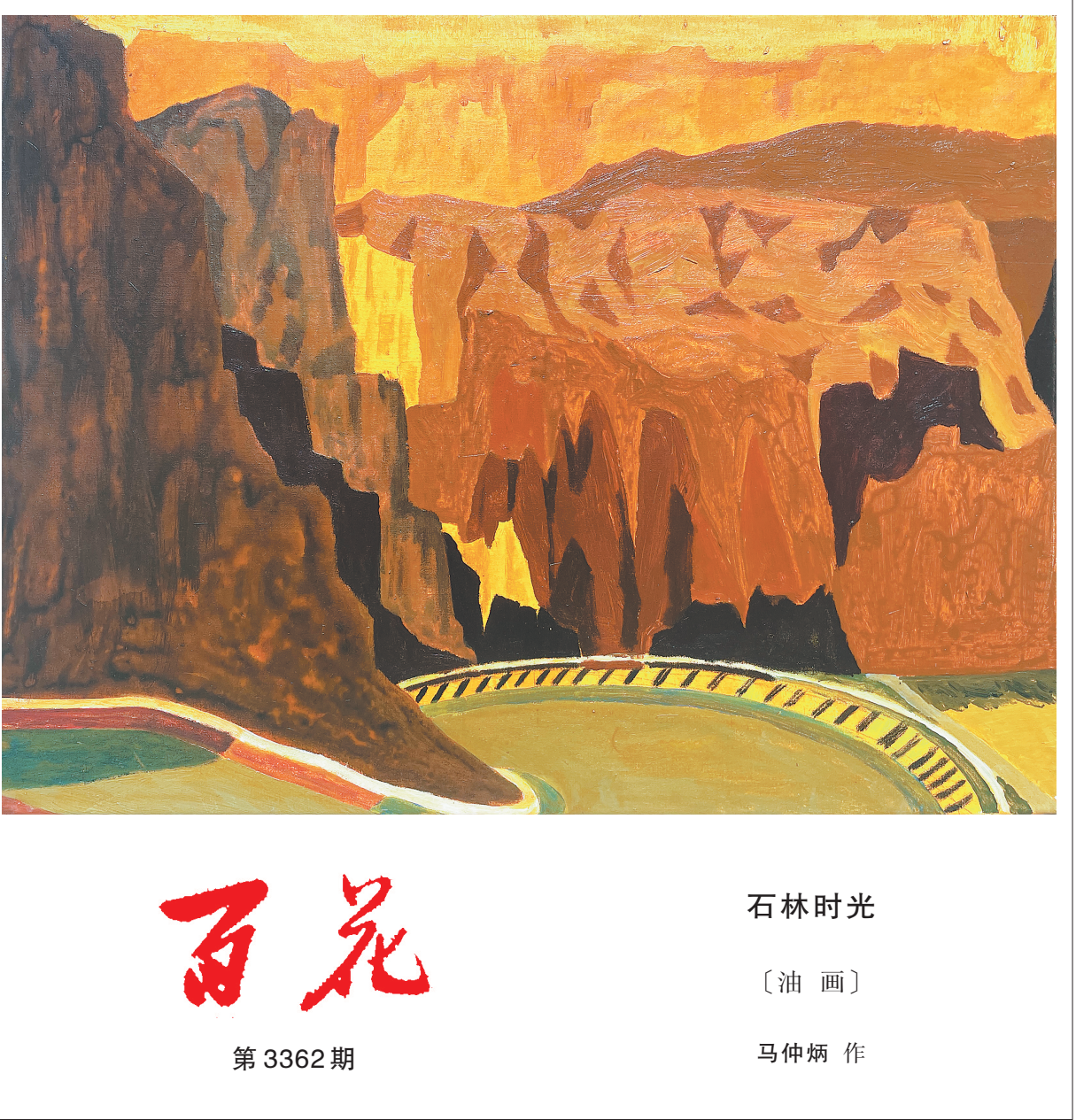
## 落雪

□ 郑万明

一夜之间  
雪落在羊皮贩子的马车上  
落在阿勒泰牧民的帐篷上  
落在新疆的阿克苏

又过了一夜  
雪落在甘肃的张掖  
落在武威的天祝草原  
落在疏勒河的银带上

甘南 积石山 六盘山  
崆峒山 麦积山 西秦岭  
被纷纷扬扬的雪花簇拥着  
是来自天空的慷慨馈赠



百花

第3362期

石林时光

〔油画〕

马仲炳 作

## 河西的雪

□ 李 静

节气到了小雪，河西走廊的冬天，才算是真正地显露出它端然的模样。这里的冬天，来得从不胆怯，并无那种欲说还休的缠绵。它像一位沉默而笃定的使者，在收拾完秋日的最后一点余绪后，便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姿态，把四野换了样子。风，是这里最先硬朗起来的骨头，从祁连山的垭口，从戈壁滩的深处，呼呼地刮过来，带着清冽的、金属般的质地，刮得人脸庞生疼，却也刮得天地间一片坦荡的清明。

而雪若要来，便常常是伴着风的呼号，成阵，成势，不是飘，而是飒飒地、斜斜地织过来，像漫空撒开的盐粒，又像是谁在用力地筛着天上云母的碎屑。它们打在干燥的土地上，起初是留不住的，瞬间便被吞没了去，只留下一片深沉的湿痕。须得这般锲而不舍地落上半日，那一片无垠的、苍凉的黄，才肯渐渐地收敛起它的锋芒，显露出一种斑驳的、灰白相间的颜色来。

然而，这毕竟是雪，是冬日赐予人间最洁白、最肃穆的礼仪。当它终于静静地铺满原野，覆盖了远处

祁连山连绵的脊线，天地间是一种太古的静。这静，是有重量、有颜色的。那颜色，便是无边无涯的、素净的白。它衬着远处山峦青黑的剪影，衬着村庄土墙上清癯的树的枝丫，衬着烽燧遗址那千年不变的、斑驳而倔强的身姿，便生出一种苍凉而阔大的美。那是一种褪尽了所有浮华，只剩下骨骼与魂魄的美。行走其间，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，怕惊扰了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历史，怕打断了这天地间一场庄严的默祷。

这样的雪天里，村庄便显得格外安详与温暖。家家户户的烟囱，在清冷的空气里，是人间烟火最朴素的信使。推门而入，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，将周身的寒气瞬间融化。屋子的中央，多半会有一个铁皮的炉子，烧得通红，炉上的壶里喷着白汽，噗噗地响着。老人们会盘腿坐在热炕上，守着炉火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，内容无非是今年的雪比往年的如何，地里的冬麦盖了这层“被子”，来年的光景便多了几分指望。

他们的话语是平实的、缓慢的，如同这土地本身。那被岁月和风沙磨砺得粗糙的古铜色的脸上，在炉火的映照下，